《人间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 | 第八期

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
——以星雲模式為中心的探討

韓國茹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

一、前言

現代化的進程，並不是現代性逐漸膨脹，從而取代傳統性的過程，相反，現代化的進程，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互動的過程，這一互動，一方面要求傳統文化本身的現代化轉型，使傳統文化本身能夠適應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契機，適應現代人的身心需求，而不是進入博物館；另一方面需要傳統文化中的精神性與宗教性的成分引導、規範甚至限制現代性的衝力，使人類自身保持其高、廣、深的整全生命形態，使人類社會更加合理化、更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有所保障，使人類可以與自然環境和諧持續發展。正是在不同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對話與互構中，多元現代性的意義才能夠彰顯出來。

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，正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這種互構互建關係的體現。大師一方面繼承了太虛大師等前輩的問題意識，努力使佛教在功能上適應現代化的要求，尋求佛教本身的現代轉型；另一方面根據現代社會，呈現出的種種現代性的弊端、困境與矛盾，努力從佛教文化的精神性，與宗教性的文化傳統中尋求解決之道，引導現代社會朝著更加健康、更加繁榮、更加完美的方向前進，在現代化與佛教的對話與交流中成就佛教的現代化與多元現代性。

二、佛教的現代化轉型——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模式

近代以來，中國的知識分子，對於現代化，是抱著滿腔的熱情，積極地歡迎並努力地實踐著，星雲大師也不例外。他認為：「『現代化』這個名詞，代表著進步、適應、成功、光明、自由、民主的意思。……全世界不管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軍事各方面，不管如何傳統，但大家都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，只有在『現代化』之下，人類才能生存、幸福。」[1] 在星雲大師看來，現代化可謂是全人類的未來所在。

綜觀星雲大師的著作，可見大師大概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現代化的，首先是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進步等，這些現代化的精神或現代化的理念層次，對於這一層面，星雲大師基本上持讚揚與接受的態度，並努力重新闡釋，佛教的思想使其與這些理念相適應、相融合；其次，關於科學技術方面，對於這一層面，於醫學的進步以及一些可以提高人們的居住、教育等基本生活水準的科學技術進步，大師也是支持和讚揚的，並且提倡利用科學技術手段傳法；最後，是關於現代化的經濟事業方面，雖然在政治方面，星雲大師提出了「政治是一時的，信仰是永久的；信眾可以參與憲法中的政治活動，僧眾只可『問政』而『不干政』」；[2] 但是，在經濟、財富以及佛教事業方面，星雲大師的思想一直是開放的、積極的和作為的。關於佛教現代化的必要性，星雲大師有著清晰的問題意識：

> 假如有人曾到過佛光山，看到佛光山各方面的設備，不知

1. 星雲大師：〈如何建設現代佛教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 4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21。
2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戒定慧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50。

> 道有什麼感想？或許有人會覺得佛光山和其他的寺院不一樣，充滿現代化的氣息。住在山上的職事和同學們，不管是新來參學的，或者是居住很久的人，大家一定也有同感，佛光山的一切很現代化。
>
> 將佛教推向現代化的新紀元，是我們歷年來努力的方向，雖然我們的宗旨、目標，不一定皆能為社會上的大眾所體會，但是要把佛教的真理廣大地傳播給社會，讓現代的人們欣然地接受，佛教走上現代化，是一條必然的途徑。[3]

當然佛教現代化問題的提出，並不是星雲大師開始，他自己也坦誠自己是繼承了前輩大師，尤其是太虛大師「打開山門、走進社會」、「佛教要下山去」以及「佛教要大眾化、通俗化、文藝化」的思想，在現代化的語境與社會中，尋求佛教的生存之道。星雲大師認為，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，佛教都會因應時代發展的需要，以與各個時代相適應：

> 現代化的佛教乃是本著佛陀慈悲為懷，普化眾生的心願，本著歷代祖師，尤其是太虛大師的主張，吾人只不過在此稍盡綿薄之力罷了。根據印度出土的遺跡，佛陀住世時所住的精舍，不管在衛生、通風等設備，都有相當的進步，達到當時的「現代化」。翻閱中國佛教史書上的記載，北魏時代置有僧祇戶、僧祇粟，以解決人民的饑饉；唐代設有悲田院、療病院、施藥院等福祉設施，以救助孤苦疾病的人。

3. 星雲大師：〈如何建設現代佛教〉，《佛教叢書 10・人間佛教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95 年初版三刷，頁 427。

> 佛教要因應每一個時代的需要，以最巧妙的方便，將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於社會，也就是要「現代化」於每一個時代。因此，我們提倡佛教現代化並不是創新，而是復古，把過去諸佛、大德的教化，以現代人熟悉，樂意接受的方式，揭櫫於大眾而已。[4]

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闡釋星雲大師在佛教現代化方面的貢獻：

（一）佛教現代化的方向和目標——人間化

半個世紀以前，承繼佛陀的本旨以及太虛大師的思想，星雲大師認為佛教現代化，即佛教的人間化，即強調佛教的人間性。星雲大師認為，強調佛教的人間性並不是他的創新，而是佛陀的本懷。因為佛陀是歷史上有據可查的真實的人物，於 2500 多年前誕生在印度的迦毗羅衛國，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的神仙，也不是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，而是出生在人間，修行在人間，成道在人間，因此，佛陀是道道地地的人間救世主，佛教也是道道地地的人間佛教。佛教講六道輪迴，佛陀不在其他五道修行自有其深意在，即重視佛教的人間性。

那麼，既然從佛陀以來，佛教即是人間的，為什麼還要建設人間佛教呢？就是因為，佛教在現代的社會中出現了弊端，違背了佛陀的本旨，佛教與社會之間出現了斷裂：

> 今天佛教的某些趨勢已經違背了佛陀的本旨。比方說：研究學問的人，只知道重視佛學的玄談，而不注重實際的修證；有的人，又以為佛教只是重視形式上的吃素拜拜，對

4. 同註 3，頁 429。

> 於人格道德的增進及日常生活的問題並不重視，因而缺少對人世的責任感；有的人，一信佛教，就忙著自己的修行，不是住在山林裡自修，就是居住在精舍中不問世事，完全失去對社會大眾的關懷。[5]
>
> 因此，佛教由隋唐時代積極投入社會，救度人們痛苦的盛世，而沒落至關山門的佛教，保守退避的山林佛教。餘波所及，影響至現代，佛教度化群機的功能無法發揮，遂成為社會人士嗤之以鼻的對象！[6]

因此，在星雲大師看來，唐晚期以來，由於政治等的原因，佛教與社會的聯繫被切斷了，而淪為少數人修身養性之所，佛教之於社會所能起到的救助民生、淨化民心、淨化社會等等的功能都喪失了。因此，導致了社會上對於佛教的認識也趨於狹隘化，妨礙了佛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和傳播。

人間佛教就是要在佛教與社會之間重新建立聯繫，使佛教繼續為社會大眾服務，繼續在社會大眾的生活中發揮作用。

> 人間佛教重在對整個世間的教化。一個人或一個團體，要能夠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對社會有所貢獻，才會被大眾所接受；同樣的，佛教也一定要與時代配合，要能給人歡喜，給人幸福，要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，如此才能有存在的價值，否則一定會遭到社會的淘汰。[7]

5. 星雲大師：〈如何建設現代佛教〉，《佛教叢書 10 · 人間佛教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95 年初版三刷，頁 393。
6. 同註 5，頁 428。
7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藍圖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下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323-324。

佛化婚禮是佛教現代化的一環。圖為佛光山 2016 年「幸福與安樂」佛化婚禮暨菩提眷屬祝福禮一景。（莊美昭 / 攝）

在上述引文中，星雲大師運用效用論、功利主義，或曰工具理性的思路來論證佛教現代化的思路、目標和方向，人間佛教改革的目標，就是使佛教人間化，人間化也即是佛教要利於人間、益於人間以及有用於人間，這一論證本身就充滿了現代化的意味。眾所周知，工具理性的思惟方式，是現代化的標誌之一，在前現代社會中，人們偏重於就事物的本質、事物自身的價值來衡量一個事物，而在現代社會中，人們比較側重於事物之間的功用，來衡量一個事物的價值。

星雲大師不僅認為佛教之能否在現代社會繼續存在、發展和光大關鍵，在於其對社會國家有無貢獻，而且認為一個人的生命是否有價值，也在於個人對社會國家是否有所貢獻：「人要給人利用，才能創造價值；人要學習活用，才能留下歷史。」[8]「生命是一種活著的、會動的、會生長的、有生機的、有用的東西，假如沒有『用』，就沒有生命力了。」[9]

8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戒定慧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100。

9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的生命學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538。

所以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非常重視利他的思想，所謂的效用就是對他人、對國家、對社會、對信仰等等有所貢獻，有所助益。因此，人間佛教也是自利利他的佛教。這一點，不僅是佛教現代化的要求，也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特徵。星雲大師認為，不先福利人間，就不能了脫生死、成佛作祖。

> 遺憾的是：佛教裡一直重視出世思想，忽視人間事業。假如一個二、三十歲的青年出家，從出家的第一天開始，師父就急急忙忙的要他了生脫死，好像人一出生，就應該忙死。生的問題尚未解決，怎能忙死？就是《彌陀經》鼓勵人念佛往生，也是「不可少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，哪裡說有不先福利人間，就能了生脫死？
>
> 佛陀所以成佛，也是要在人間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」。人間事業未能建成，人間佛教未能莊嚴，不服務社會，不福利人間，只想自己一個人了生脫死，這豈不太過自私？這豈不給人譏為自利？[10]

星雲大師還從人的現實生存和生存意義上，來論證利他的重要性。每一個人的生存都不是一個單獨孤立的事件，需要外界各方面的機緣，「所以生命的意義，它需要前面加持的因緣，讓我們繼續生長；也需要後面推動的因緣，讓每個人的生命在無限的大我裡，互相增進彼此無限的福祉」。我們的存在，都是互為因緣的。因此：「人生在世，是多少人給了我存在的因緣，所以我們也要給人家一些因緣，讓他們的生命也能存在、活下去。」「所以生命的意義，

10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的前途在哪裡3〉，《人間佛教講演集4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109-110。

就是要創造生命，就是要給人一些因緣，讓別人的生命存在，我們也將在這個大我的生命裡，得到很多的好處和利益。」[11]

概括來說，星雲大師認為現代化，是全人類未來幸福生活的必經之路，佛教的現代化轉型——人間佛教也是佛教在現代社會發展壯大的必經之路，而人間佛教就是要使佛教在社會人生中重新發揮作用，在重新闡釋佛教教義的基礎上，使佛教在功能上更加適應現代社會。

（二）佛教教義的現代化——以戒律的現代闡釋為中心

為了適應變化的現代社會，星雲大師依據佛陀的本懷，直承佛旨，對佛教的許多教義進行了現代闡釋，「到了二十世紀，由於佛教徒的覺醒，佛教回歸到傳統的根本教理，而作現代化的適應」。[12]星雲大師按照人間佛教的藍圖重新闡釋了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重新闡釋了佛教的慈悲主義，闡釋了四聖諦等。

例如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，佛教講苦集滅道，說人生是苦，星雲大師認為，人生不僅有苦的一面，也有喜樂的一面：「我們信佛教，是來追求幸福快樂的，並不是來找痛苦的」，佛教所說的苦，在現實的世間是現實存在的，是對世間的準確的認知，但是我們要接受它，並從而經得起它的磨難，超越它，使它成為我們修道的增上緣，它本身絕不是目的；[13]又如佛教三法印中說，人生無常，星雲

11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的生命學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540-541。
12. 星雲大師：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下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77。
13. 星雲大師：〈如何建設人間的佛教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 1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260-261。

大師認為無常不僅具有消極的意義，代表著美好的，會變成醜惡的，同時，無常也具有積極的意義，醜惡的也有變成美好的無限可能性：

> 因為世間是無常，一切都不停地在變化，在變化中，壞的才能變成好的，惡的才能變成善的，凡夫也才能成為聖人。我今天在這裡特別呼籲，不要把出世的思想，完全加諸於每一位佛教徒身上，讓他們有消極、厭世的想法，我們應該把樂觀、喜悅的佛教，來增進他們的幸福、增進他們的道德、慈悲，使他們的生活更加美滿，這才是真正佛陀示教的真諦。[14]

又如佛教講空，星雲大師著重強調了空不是無，而是空有不二；又如以前的佛教著重了生脫死，星雲大師認為佛教要從重生死的佛教，轉化成重生活的佛教；又如星雲大師說：

> 現代是一個宣導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時代。實在說，佛教的皈依三寶，就是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，這就是民主的精神；受持五戒，就是對人的尊重，不任意侵犯，這就是自由的意義；眾生生權的提倡，是因為諸佛與眾生一如，一切眾生都能成佛，這就是平等的主張。[15]

也就是說，星雲大師根據他對現代社會，以及現代人的理解，對傳統佛教的很多觀念，進行了現代性的闡釋。星雲大師關於佛教義理的現代化，闡釋的論述非常豐富，在此，我們主要以其關於戒

14. 星雲大師：〈如何建設現代的佛教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4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26。

15. 星雲大師：〈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——詮釋三皈、五戒及生權的內容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297。

身為佛弟子，除了皈依三寶外，更要受持戒律。（Melody/ 攝）

律，就是自由的現代闡釋為中心，輔以僧信平等、男女平等，來管窺大師的思想。

在佛教中，戒律是僧信二眾的行為規範。佛祖針對不同的人，制定了不同的行為規範，比丘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，沙彌（尼）十戒，式叉摩那六法戒，居家信眾也要受持五戒、八關齋戒，菩薩六重四十八輕戒等等。佛陀制定戒律最根本的意義，在於維持僧團的清靜和樂，進而確保「正法久住」。星雲大師根據佛陀制定戒律的本懷，和基本精神重新解釋了佛教的戒律，使其與現代社會更加適應和融合，使佛教戒律具有了現代意義。

五戒乃是佛教的根本大戒，對於前四條大家一般沒有什麼疑問，但是對於是否把不喝酒列為其中之一，大家就存在著很多疑問。星雲大師首先從性質上區分了，飲酒與殺、盜、淫、妄的區別。佛陀制定的戒，從本質上來說可以分成兩類，並以此論證不飲酒乃五戒之一的必要性：

> 如果本質上是罪惡的行為，稱為「性戒」，例如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等行為，無論佛教是否制戒，國家是否訂法，在倫理的本質和秩序上，都為天理所不容，都是社會所公認的罪行，屬於性戒。如果本質並非是罪惡的，只是容易

> 產生譏嫌，或誘發其他本質上是罪惡的行為，則稱為「遮戒」。例如飲酒本身，並不是罪惡，但是飲酒容易失去理智，轉而犯下殺、盜、淫、妄等惡行，因此列為四根本大戒之後。[16]

其次，星雲大師還經常把五戒之不飲酒，解釋為不吃刺激性的食物以及不吸毒等，更加具有現代意味的意涵。最後，星雲大師認為戒律的根本精神就是不侵犯，而不侵犯也就是自由：

> 一般人提到佛教，總認為信仰佛教必須受戒，於是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能，很不自由。其實，佛教的戒律，其根本的精神是不侵犯；不侵犯而尊重別人，便能自由。譬如五戒中的不殺生，就是對別人生命的不侵犯；不偷盜，就是對別人財產的不侵犯；不邪淫，就是對別人的身體的不侵犯；不妄語，就是對別人名譽的不侵犯；不飲酒，就是對自己的理智不傷害，進而不去侵犯別人。
>
> 不侵犯別人，進而尊重別人，則自他都能自由；反之，凡是身陷牢獄失去自由的人，探究其原因，都是觸犯了五戒。譬如：殺人、傷害、毀容，就是犯了殺生戒；貪污、侵佔、竊盜、勒索、搶劫、綁票，就是犯了偷盜戒；強姦、拐騙、重婚、妨礙風化，就是犯了邪淫戒；譭謗、背信、偽證、恐嚇，就是犯了妄語戒；販毒、吸毒、運毒、吸食菸酒等，就是犯了飲酒戒。由於犯了五戒，於是身繫囹圄，失去了自由，所以受戒也是守法，受戒才能自由；不受戒而行非

16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戒定慧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24。

> 法，國法也不會放過他，甚至因果道德也會制裁他，因此不要以為受戒是增加束縛，其實能夠受持五戒、真實認識五戒的人，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。[17]

除了對五戒這樣的根本大戒，進行現代闡釋以外，星雲大師還從佛陀制定戒律的因緣，重新審視「小小戒」的作用和變革。首先，就佛陀制定戒律的行為而言，基本上都屬於「隨犯隨制」，也就是說佛陀在世時，根據不同的信徒，在不同的時期出現的不同的行為偏差，隨時制定與之相宜的戒律，因此，佛陀制定的戒律除了根本戒以外，還存在著很多的因時、因地、因事而宜的「小小戒」，大師說：

星雲大師重新闡釋五戒的意義，讓大眾視受戒為一種自我提升的成長。（陳永鴻 / 攝）

17. 同註 16，頁 35-36。

> 二千五多百年前從印度傳來中國的佛法戒律，有一些顯然已經不適應現代的社會需要，因此雖說根本戒可以保存，但對於一些「小小戒」，應該可以就時代需要，或者因為風俗、氣候、地域等不同，加以彈性調整，而不是一味的墨守成規。[18]

例如，對於比丘與比丘尼相處的八敬法，雖然在佛陀的年代有其成立的理由，但是在現代世界顯然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潮流，同時也有違佛陀本懷，所以在佛光山實際上已經廢除了。

其次，佛陀制定戒律並不是僵死不變的，而是「時開時遮」的。例如，屬於根本戒的不殺生，如果在「殺一可以救百」的情況下是可以開殺戒的。因此，「佛陀這種有『開』有『遮』的制戒精神，也可證明戒律並非不可改變，事實上是可以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不同的」。[19]「因此，今日佛教界，實在不宜再以佛世時的社會背景，來要求現代人，因為佛陀雖如法律專家，他依當時印度的民情、風俗、文化等因緣制定各種戒律，但隨著時移事異，很多戒律已不適合時代的演進。」[20]

最後，星雲大師根據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，重新闡釋了戒在人間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在傳統的佛教思想的闡釋中，都更加重視戒律的消極意義，即妨非止惡，而在星雲大師的解釋中，更為重視戒律的積極意義，即奉行眾善，饒益有情。「佛教的戒律不僅只消極的禁止做一切惡事（止持），更要積極地行一切善事（作持），

18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戒定慧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34-35。
19. 同註 18，頁 26。
20. 同註 18，頁 41。

也就是要淨化自己，利益他人，因此有時當作而不為者，也是犯戒，這是佛教戒律既單純又廣大的不可思議之處，也是實踐菩薩道的行者，應該把握的戒的真正精神。」[21] 因此，星雲大師強調，人間佛教中的「戒要能對人生、對未來有所增上」，「我們今天需要的是『應該這樣，應該那樣』」，[22] 只有這樣的佛教才能真正服務社會、自利利他，並且完成自己完滿的人格，昇華自己的心靈；也只有這樣的戒律才是真正意義上人間佛教的戒律。

星雲大師廢除不合時宜的小小戒，重新闡釋根本戒，以及詮釋戒律的根本精神，使人間佛教的戒律，從根本上已經可以適應現代社會，以及現代信徒的需要。

（三）佛教事業的現代化——以經濟事業為中心

對事業的強調、對事業的實踐恐怕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最獨具特色的部分。諸如文化事業、慈善事業、教育事業、醫療事業以及經濟事業，星雲大師都認為是人間佛教最為關注的事情。

> 人間佛教就是救度大眾的佛教，舉凡著書立說、設校辦學、興建道場、素齋談禪、講經說法、掃街環保、參與活動、教育文化、施診醫療、養老育幼、共修傳戒、佛學講座、朝山活動、念佛共修、佛學會考、梵唄演唱、軍中弘法、鄉村布教、智慧靈巧、生活持戒，以及緣起的群我關係、因果的迴圈真理、業力的人為善惡、滅道的現世成就、空性的包容世界、自我的圓滿真如等等，這些都是人間佛

21. 同註 18，頁 39。
22. 同註 18，頁 40-41。

教。[23]

這其中，文化事業、慈善事業、教育事業以及醫療事業，乃佛教歷史上既已注重者，佛光山也積極地參與其中，辦大學，辦出版社，辦醫院，辦養老院，辦育幼院等都有聲有色，影響力頗大。但是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模式中，最為突出的就是對經濟事業的重視與實踐。「我們希望的不光是佛教的慈善事業、文教事業而已，現代化的佛教事業，應包括工廠、農場、保險、銀行、公司，所謂工農商等，佛教寺院可以鼓勵信徒設立，僧信合作，為佛教經濟的發展，為佛教事業的現代化立一個楷模！」[24] 這一部分我們就以經濟事業為中心，說明佛教事業的現代化的表現。

星雲大師認為，佛教在歷史上、在國際上之所以被廣泛接受，原因之一就是佛教非常重視經濟事業；而佛教的現代化，也必須有佛教事業的現代化。「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、韓國、日本等地，能在當地社會普遍被接受，其中一個原因，是因為佛教能注重資生的貢獻，利眾的事業，幫助解決民生的問題。」「今天要提倡現代的佛教，我認為必須要有資生利眾的事業。」[25]

要興利佛教的經濟事業首先要從根本上改變，以前佛教視財富和黃金如毒蛇的觀念。在普通人的觀念中，在苦行的僧人的觀念中，在一般的佛教徒的觀念中，財富和黃金與佛教似乎是水火不容的。星雲大師認為，要改變人們對財富的錯誤的看法，這一點也是有經

23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戒定慧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325。

24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的前途在哪裡3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4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117。

25. 星雲大師：〈如何建設現代的佛教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4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28-29。

佛光山 人间佛教 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典依據的。

> （佛教）卻不重視信徒的富樂。佛教常鼓勵人往生極樂世界，一再強調極樂世界的快樂富有，走的地，是黃金鋪地；喝的水，是八功德水；穿的衣，是自然天衣；吃的飯，是酥酡妙味。在極樂世界，可說物質豐富，生活享受到極頂了。可是，現實的社會裡，傳教的法師們卻叫人吃，要吃得不好；穿，要穿得不好。譬如，在佛教裡常聽人說那個人很有道德，穿，都穿得破破爛爛的；這個人很有修行，吃，都吃的一些壞了的東西。[26]

要改變這種視黃金如毒蛇的片面的財富觀，正確理解財富在社會人生中的地位，一方面可以減少現代人接受佛教的阻礙，另一方面可以使佛教更加適應現代的社會，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。星雲大師正確地認識到，現代科技、現代社會比以前的社會，更大程度地滿足了我們生活上的許多的需要，而對於這些物質上的富足快樂，我們應該享受，比如接受現代醫學所提供的保健養生，接受冷氣機電鍋等生活設施，一定程度上接受好的布料來做衣服等，這樣才更加符合現代人的心理狀態，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，也使佛教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。

「人在世間生活，少不了衣食住行等資生物用，此中沒有一項可以離開經濟；所謂『一錢逼死英雄漢』，可見金錢對人的重要。人類從蠻荒時代就懂得以物易物，後來走出蠻荒，經過畜牧、農業、工業，乃至到了現在的資訊、科技時代，無一不與經濟有關。可以

26. 星雲大師：〈今日佛教復興的希望在哪裡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 1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592。

說，人類的生活運作，其實就是一部經濟史。」[27] 所以是時候改變佛教界對財富的看法了，星雲大師說：

> 金錢不但是學道的資糧，也是一切佛化事業的基礎。佛學院、禪堂、念佛堂、學校、醫院、電台、雜誌社等，都需要金錢才能推動。所以，金錢並不完全是毒蛇，佛經所謂「淨財」、「善財」、「聖財」，只要是能善用金錢來弘法利生，其功德比裝窮學道更大，更有意義，更有智慧。是以人間佛教應該重新估定財富的價值，只要是合於正業、正命的淨財，應是多多益善；只要能對國家民生、對社會大眾、對經濟利益、對幸福快樂生活有所增益的事業，諸如農場、工廠、公司、銀行等，佛教徒都應該去做。因為有錢並不可恥，貧窮才會招來罪惡。[28]

但是，雖然對財富的觀念有所改變，這裡星雲大師並不是提倡僧信二眾，在個人生活上奢侈靡華，更是反對為了物欲的享受而非法斂財；而是提倡在合法、正業、正命的基礎上獲得淨財、善財、聖財，在開源節流的基礎上，在因果的基礎上，勤奮努力地獲得財富。另外，星雲大師強調佛教的財富只是在團體、在寺廟的名義上擁有的財富，他並不贊成僧眾個人擁有財富，不贊成個人私置產業，並規定了佛光人處理金錢的方法：

> 一、出家在家彼此不可有金錢的借貸。

27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對「經濟問題」的看法〉，《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201。
28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藍圖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下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367。

二、為常住大眾積聚淨財，不為自己儲蓄。

三、不私自化緣，不輕易貪取檀越的供養，所謂信施，只是通過我們來做弘法利生的事業。

四、有錢，隨來隨去，會把錢用在佛教和大眾身上的人，才是會用錢的人。

五、假如為理想、事業、和計畫中的需要而儲蓄，應存在本山的小銀庫中，否則，即不合法。

六、假如本山大眾，不管任何人，而查詢某人在小銀庫中存款多少，或議論其長短，乃是干涉他人之行為，應提出糾舉。[29]

佛教有淨財，才能弘法。舉凡不違法的、符合正命的職業，佛教徒均可參與。

財富觀念的改變，必然會帶來實踐的改變。在個人方面，星雲大師尤其強調工作的重要性，對個人而言工作中才有生命、有人緣、有財富：「一個人如果沒有工作，等於行屍走肉，沒有精神，沒有靈魂；一旦有了工作，才能發揮生命的潛力，表現出生命的價值，所以說工作才有生命」，[30] 對社會而言：「工作除了提供生活

29. 星雲大師：〈怎樣做個佛光人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 2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15。

30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青年成功立業之道 3〉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 1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2011 年二版二刷，頁 738。

所需之外，也是奉獻、服務、廣結善緣的最好修行」；[31] 強調謀生技能的重要性：「人生至少要有三張執照，例如：駕駛（汽車、開船、飛機、火車）、烹飪、水電、會計、電腦、打字、醫療、護理、教師、律師、代書、建築……。」「一個人要會講、會寫、會聽、會看、會想、會笑、會唱、會畫、會做……，全部都會最好，否則至少也要會得一半以上。」[32] 在佛教團體方面，則舉凡不違法的、符合正命的職業，均可參與，興建佛教的事業，實現人間佛教弘法利生、饒益有情的事業。

綜上，在佛教遭遇現代性時，星雲大師等人積極應對，使佛教在功能上更加順應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要求和趨勢，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進程。

三、星雲大師對現代性的反思——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的建構

自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來，現代性的矛盾和危機已經充分地展露出來了，中外的知識份子都已經開始反思現代性。星雲大師也不例外，在提倡人間佛教，促使佛教現代化的歷程中，也注意到了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，並依據佛教提出應對的策略和措施。這不僅促使了佛教本身的現代化，也促進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。

星雲大師一方面強調佛教的事業，認為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一部經濟史；另一方面，也深刻地認識到經濟的價值，不是世間唯一的價值，認為要重新評估經濟在現代的價值。

31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佛教的戒定慧（上）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49。

32. 同註 31，頁 100-101。

佛光山 人向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> 現在舉世都在關心經濟復甦的問題，然而社會的經濟繁榮、工業進步，有時並不一定能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快樂。現在社會上有太多「富有的窮人」，因為生活上沒有滿足感，心靈上沒有資源寶藏，所以大家其實應該重新評估經濟的價值。經濟並非只有金錢財物，舉凡健康、平安、和諧、智慧、慈悲、信仰，都是財富，因此希望全民不要只重視金錢世界，要注重精神愉快、心靈富有；要追求內心的安樂和幸福感，同時以勤奮、信義、道德、慈悲來提升個人的財富，繼而本著「同體共生」的觀念，發揮普世的價值，建設共有的胸懷，創造一個祥和、均富的社會，這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的。[33]

正如星雲大師所云，在世間，我們不能只注重經濟發展、科技進步、醫學發達等，這些或許可以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，增進我們精神的愉悅，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，延長我們的壽命，但是，並不能完全依賴這些來解決我們生命中的所有問題，甚至並不能實質性地，增進我們的快樂和幸福感。

正如前面所言，現代化在給予我們豐富的物質生活，和一定的心理健康、精神快樂以外，給我們的生命帶來的是平面化、狹隘化和庸俗化，例如，我們前面講到關於人的現代化的理論中，更多的是強調把人各方面的人格、技術、脾性，甚至道德水準都商品化了，都用來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，而忽略了人的整全生命的安頓，忽略生命的高度、深度和廣度。

33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對「經濟問題」的看法〉，《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207-208。

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的模式，一方面在使佛教現代化，自覺轉變佛教的社會功能，使佛教與社會重新建立聯繫；另一方面，也針對現在社會所遇到的各種困境，從佛教的義理提出各種應對之策，諸如環保問題、倫理問題、社會問題、自殺問題、經濟問題、政治問題、女性問題、戰爭與和平問題、族群問題、宗教之間的問題、人生命運問題、家庭問題、青少年教育問題、應用管理問題、殺生問題、生命教育問題、安樂死、臨終關懷、身心疾病、宇宙人生、修行問題、喪葬習俗、民間信仰、素食問題等，關涉到現代生活以及佛教修行的方方面面的問題，都在星雲大師的視界之內；而且其從佛教義理的視角，提出「同體共生」的自然、社會、人生的解決之道，對眾生平等的生權的提倡，應對現代社會而提倡廢除八敬法男眾女眾平等，佛教青年的成功立業之道等等，對現代性的困境，都提出了極富建設性的對治之道。我們以大師對臨終關懷，以及佛教寺院本土化的觀點，來論述大師這一方面的思想。

現代醫學、科技以及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，使人類的平均壽命大大延長，超過了以往任何形態的社會，這一點無疑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，人的壽命畢竟還是有限的，有生，也就終於免不了死的結局。而人類往往是悅生厭死的。因此，在這大大的延長了的壽命中，要忍受的苦痛也就比以往多，特別是對於身患絕症的人來說，恐懼、害怕是不可免的，而親人眷屬的憂戚無奈也是不可避免的。而這其中關涉到人的尊嚴、人生的意義以及人生的真相的體認，這是現代科技、醫學以及豐富的物質生活，無論如何也安頓不了的，但是又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、必須忍受的事情。這就需要佛教能夠安頓病人和其眷屬的心靈，佛教如何能夠做到呢？星雲大師認為就是靠佛教的真理，佛教對宇宙人生的認識。

> 佛教從古到今，對於人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一直是從教義上指導人們正確認識生命的本質、生命的實相、生命的意義、生命的輪迴；希望從認識生死，進而坦然面對生死。[34]

具體而言，在對生命的照顧上，佛教有自己的醫學經典，有醫術高明的醫僧，可以照顧病人。在「臨終關懷」這一新興學科興起以後，佛光山便立即接受了這一學科，積極地在其所屬的南華大學設立生死學系，積極地探討和實踐臨終關懷。星雲大師更認為，醫生的使命並不只是儘量延長病人的壽命；而是認為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，面對罹患重病、瀕臨死亡的人，不僅要依靠醫生的技術，更要依靠宗教的指導，使重病患者在生命最後階段可以活得有尊嚴、有品質、有意義。佛教的教義正可以提供這一品質、意義和尊嚴的保障。

星雲大師認為，所謂的「終極關懷」是結合醫學、宗教、法律、倫理、哲學、道德等領域的現代生死學。它強調的不是對病人某一具體病況的照顧和醫治，而是一個涉及患者全部身體的安頓；不僅是安頓患者本人，同時要全程照顧患者家屬的焦慮、憂戚和悲傷；甚至不僅僅局限在人有病以及死亡的過程，而是從生開始的安頓和照顧。即利用佛教的生死觀對每一個信徒（眾生）所進行整全的生命教育，是關於人的生、死，以及人的本源——佛性的真相的揭示，是關於用佛教的智慧安頓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生老病死，是關於整個宇宙人生緣起緣滅因果輪迴的體認；也就是關於同體共生的宇宙，與自己佛性的證成的人的整全生命的安頓。具體到人的臨終時刻的

34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對「臨終關懷」的看法〉，《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》下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33。

關懷，即具體到佛教對死亡的看法，大師認為：

> 人有生老病死，死了又會再生。所以看到生，不一定要歡喜；看到死，也不一定要悲傷，就像是老朽的車子報廢，人死了，換一個新的身體，又再生了。[35]
>
>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，生了要死，死了要生，生死是圓型的。死亡不是消滅，也不是長眠，更不是灰飛煙滅，無知無覺，而是走出這扇門進入另一扇門，從這個環境轉換到另一個環境。[36]

在基督教中，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能得永生，才能在末日審判時於上帝的國重生。但是，在佛教中卻不一樣。星雲大師認為，佛教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，不管人們信不信佛教，只要有因，只要造了業，必然會得果，必然重生。因此，人間佛教不重死，而重生，即重視人在世間的因，重視生的品質。因此，人應該恐懼的恰恰不是死亡，死亡只是人生自然而又必然的過程，我們只能接受。

佛教教人在生的過程中，正信佛教的智慧，體認自家的佛性真如，不捨一法，弘法利生，用佛陀的智慧根除我們的大病——貪瞋痴三毒，這樣在世可享受快樂的生活，死亡也就變成了往生淨土，就不再恐懼。這樣就是真正的面對生死，進而接受生死了。

最後，我們再簡單介紹一下星雲大師關於「寺院本土化」的觀點，這一觀點與我們的主題尤其相關。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模式中，佛教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佛教的國際化。佛光山在南非、澳

35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的生命學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542。

36. 星雲大師：〈佛教對「終極關懷」的看法〉，《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》下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55。

佛光山巴西如來寺舉辦短期出家，教導戒子們過堂規矩。（法宣 / 攝）

洲、印度、馬來西亞、香港、巴西等國家和地區開設有十六所佛教學院，關於這些全球化的佛教學院以及道場的發展模式，星雲大師批判了一種普遍主義的觀點，即認為全球建立佛教學院，和佛教道場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；而提倡在承認各地文化多元化的基礎上，「尊重各地的文化，要用中華文化與當地文化融合交流，而不是用自己的文化去侵略別人的文化。……我應該要尊重別人的文化，我們來到這裡只是為了奉獻、供養，如同佛教徒以香花供養諸佛菩薩一樣」[37]。

因此，佛教要更加國際化，更加現代化，就要更加本土化。本土化一方面，是提倡佛教與各地文化思想、風俗習慣、地理環境等

37. 星雲大師：〈人間與生活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732-733。

的有機融合；另一方面，也是要世界各地的道場，有朝一日由當地人自己來主持，由他們自己來接引教育自己的青年佛教徒。這一模式也很適合現代化在各國的發展經驗，與我們本文提倡的觀點相類似。佛教立場上的本土化的現代化也就是佛教化的現代化，這也就是多元現代性的根據所在。

四、結語

自十九世紀中期中國社會遭遇現代化，已經過了一百多年，中國社會從封建社會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，轉變成了社會主義社會，曲曲折折地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，雖然不管是經濟、政治、社會，還是教育、科技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不小的距離，但是比起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而言，無疑具有更加現代的意義。

從中體西用，到全盤西化，到現代新儒家提倡的儒家文化的現代轉型，太虛、印順、星雲等提倡的人間佛教—佛教文化的現代轉型，儒釋道的傳統文化，都在相當程度上進行了現代化，儒家文化，特別是道家文化，在其自身現代轉型的歷程上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，在其作為促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資源，而不是阻礙現代化進程的障礙的轉化中，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，在探索其作為引導、規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模式上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。相對而言，台灣佛教界提倡的人間佛教，這一佛教的現代化模式是最為成功的。

但是，這也並不是說人間佛教模式就是佛教現代化轉型的最終理論成果，已經可以解決中國社會現代化，以及佛教自身的現代發展的所有問題。相反，現代化仍在進行中，現代性的矛盾與弊端在進一步的展開中，現代社會以及現代人也仍然在變化之中，人間佛教也仍然在發展之中。

從佛教自身的現代轉型而言，雖然星雲大師等先賢大德，已經進行了艱苦而卓著的理論探索，對佛教的一些根本義理，予以了現代性的創新性的詮釋，對佛教的組織，予以制度化、管理予以民主化，對佛教事業，予以現代化的努力，使佛教在義理和實踐兩個方面，都在功能上與現代社會相適應。但是，在此過程中，人間佛教在佛教事業化的同時，如何同時避免世俗化的譏嫌？人間佛教在強調每一個人都應當工作，在工作中實現生命的理念同時，如何避免中產階級生活與工作的斷裂、工作與生存意義的分離、工作與修道的衝突？

就本文最為關心的主題而言，在現代性對人的理解平面化、平庸化、單向度化與狹隘化的現狀下，在中產階級的追求日益世俗化的現狀下，如何深入挖掘佛教的精神性和宗教性傳統，深刻揭示人類整全統一的生命意識，引導現代人重新與自己的神聖本源相連接，與宇宙人生相和諧，與自己的意識和無意識相統一等等。這些都需要人間佛教進一步在理論和實踐中予以思考和關注。

而就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而言，則一方面要發掘和重新闡釋佛教中有利於現代化進程的資源，廢除已經不適合現代社會的因素；另一方面，則要發掘佛教的宗教性與精神性的因素，引導、規範甚至是局限現代性（以及工具理性）的衝力，進一步完善現代化各個方面的發展，限制其弊端，構建多元現代性。